

张木生 著

改造我们的 文化历史观

一个时代真的已经结束，不争论的时代也已经结束。
但放眼望去，满目的新瓶装旧酒。
我写这本书，逢左必右，逢右必左，
想超越左右就不怕左右都不讨好。



军事科学出版社

改造我们的 文化历史观

张木生 著

军事科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/张木生著. —北京: 军事科学出版社,
2011.3

ISBN 978-7-80237-406-5

I. ①改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文化史—研究—世界

IV. ①K10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29407 号

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

作 者: 张木生

责任编辑: 张大禾

封面设计: 后声设计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军事科学出版社 (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 100091)

经 销 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: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655mm×965mm 1/16

印 张: 34

字 数: 453.6 千字

版 次: 2011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-15000 册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80237-406-5

定 价: 58.00 元

销售热线: (010) 62882626 66768547 (兼传)

网 址: <http://www.jskxcbs.com>

电子邮箱: jskxcbs@163.com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 本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储运部 (010-66767383) 联系

读张木生

刘 源

每读木生书文，总要细嚼慢咽、反复品味；放下《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——我读李零》，依然思绪万千、感慨不尽！

他再三敦请作序，本是善意高抬，却像蓄意拿我打镢。坚决推辞吧？不恭、不敢、心又不甘；遂其所愿呢？关公门前耍大刀，死定了不说，纯属自残，还活该！为此，我五内焦虑。

2007年，遵木生嘱，为《超越左右说实话》^①写了篇千字前言。现将全文挂出凑数，足见我人懒笔拙、才思枯竭。好在，省些笔墨，也方便读者：

起初，还是杜润生杜老讲的：内地人到西藏工作，最好要与军队建立可靠的联系，不仅为了物质文化和社会安全的需要，更由于在那里，军队有较高的保障效率。我从河南调入的武警水电部队，正巧在西藏承建几座水电站。因此，杜老电令我，护送张木生。

对张木生，我并不陌生。1965年，在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之前三年，他就为理想而到农村插队，是最早用亲身苦行的方式去理论联系实际的人，算最初以独立苦思的方法来探寻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行者之一。文化革命初期，张木生遐迩闻名，一篇《中国农民问题——关于社会主义体制的研究》长

① 张木生著，香港大风出版社2007年。

文，以多种手抄本的形式四处流传。当时，农村“一大二公”，贫穷落后，不少百姓饿饭。他用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面对实际，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，引发读者的思索，而这倒霉蛋儿自己则背上“小反革命”罪状，付出坐“大牢”的代价。文化革命结束，张木生从内蒙基层回来，参与组建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，发动滁县包产到户大调查，参加前几个中共中央农村工作“一号文件”的起草讨论，以“马列枪法纯熟”著称圈内。我在河南任乡、县长时，受聘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，对张木生，本来久仰其名，有机会接触，更是钦慕其才。

他黄钟，我瓦瓮，杜老不挑不弃，统统划拉到麾下，认作弟子。

遵师嘱，我引张木生入藏。在拉萨，沟通一圈儿，结识一片；出拉萨，第一站送他到海拔4500米的那曲任地委书记，还未到职，又通知改任林芝地区专员。马不停蹄，我迅即陪张木生赶往八一镇。密切的交往，就始于1993年的那个夏天，两个一心想干点事情的北京人，远在祖国西南边陲，不惧艰苦环境，谈工作，谈学习，谈理论，谈人生，同辘促膝，不舍昼夜，被世上最为壮丽的美景震撼，拼胸中几近极限的耐力抗争……

两年后，因为种种复杂曲折，张木生挂冠而去，回京接手中国税务杂志社，几年就把一个欠了一屁股债，连买纸钱都拿不出来的杂志，办成全国最大的财经期刊。然而，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，张木生坚持共产党员的初衷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，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思索，一刻也没有停止。

正可谓，时居庙堂，不愧忠智之士；或处江湖，常怀赤子之情。

这本小册子，集中了他近年来从财税制度角度对政府行为的探讨。

中华民族的振兴，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，无论说起来有多

么复杂，实践起来有多么曲折，为人民服务，为多数人服务，是共产党夺取政权、掌握政权的唯一检验。实践必须脚踏实地！从税务杂志到财税体制，到政府执政为民，他见微知著。

在北京，我们有的是机会，常扎堆儿神侃。或许是熟不拘礼、憨痴无恭，最简约地概括张木生的观点，我只用两句玩笑话：站稳“义和团立场”，不当亡国奴，不受二茬罪；走定“八国联军道路”，不忘狱中志，不变强国心。在他那里，仿佛并没有要么投靠八国联军，要么选择义和团的“两难”；更没有已是满眼球的酸文腐语、装洋耍酷。

他呼喊的，是实打实的制度建设，而不是哗众取宠的政治口号。

他高明的，是超出“新左”、“老右”，越过“主流”、“非主流”。回到老祖宗那里，察起点、定基点；对照新时代这厢，先搞清、再搞定。

中国士大夫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，放在哪里，都有丰富多彩的大学问。

张木生，从青少年时《中国农民问题》的理论联系实际到80年代初包产到户的农村改革调查研究，从喜马拉雅山麓、雅鲁藏布江畔到《中国税务》杂志社，鼓咙疾呼，直谏不忌触讳；忧国著书，雨过不忘惊雷。

有官没官，官大官小，共产党员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，本职工作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探索，一脉相传，矢志不移！

从《改造……》，追考《……说实话》。“改造”为“说”，“改造”深为“话”真，“改造”得好、就为“说”得“实”。

“察起点，定基点”，为的是“超越左右”。

“先搞清，再搞定”，也是本书的主题：

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。

为什么要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？

一、战问

几年前，一家著名电视台评论魏巍的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。大腕主持人和名嘴嘉宾一唱一和，谴责志愿军残杀美国少爷兵，意思是说中国人太野蛮！这话符合全球化“普世价值”：凡沾上“共党”，都归为“恐怖”。

此节目引起国内非主流舆论大哗！主流媒体，倒挺沉住气，饮恨吞声，不动如山。

现时，太多自封的“和平主义者”反对战争（反共、反恐战除外）！连带着，也就贬低武力，诋毁武士。

要说反对人类自相残杀，恐怕没有人不赞同。

特别在中国，先进的真超前，落后的够邪性：某大屠宰场“人道先兵”，猪牛羊先“执行电刑”“安乐死”，再“过刀”放血。如此非暴力，总给人虚头巴脑的感觉；虽不敢苟同，又能说什么呢？然而，再“人道”、“畜道”的地方，或常会深陷“你死我活”的阶级斗争潜意识，不能自拔；最“反战”、“反暴”的人，或也为衣、食、住、行、抢配偶，打得昏天黑地、鼻青脸肿？

战争来自人的欲望，人欲不灭，消灭不了战争！

谁都怕战争、恨战争；可是，谁都逃不脱、躲不开战争。

由此，结晶出人类最古老、最重要的智慧——战争文化。我绝对无意指责那些调侃战争、游戏战争等艺术形式，既然是大文化嘛，就笃定包罗万象、丰富多彩。

我只想，战争和战争中的人，太辉煌！太伟大！太沉痛！太厚重！不容我们所有人不尊重！作为足够成熟的人，需怀有虔敬之心，应秉持膜拜之礼。

对此，不谙世故，很无奈；不知善恶，很可怕；知恶行善，很不

易、很可敬！

许多人，总不明白：

“养兵即为战”，天经地义！但兵活着，绝非仅为战。

军队，专司暴力；但不意味着战士都崇尚暴力。恰恰相反，人命就一条，人心肉长的，出于与生俱来的求生恐死本能，面对血腥残杀，兵的内心，最反暴力。

因此，全世界的军人不约而同，都自称“崇尚和平”！而中国，自古更有“善士不武”、“乐杀不祥”的哲理，“全胜无斗，大兵无创”的“非战”兵法，享誉全球^②。

孙子曰：“兵以利动”；克劳塞维茨说：“战争是政治的继续”。很简明，战争服务于经济和政治，是低一个层次的“手段”。这没错！但由此想当然地误认军队也是低俗一个档次的“工具”，则大谬！

战争这个最大的怪物恶魔，凶残强暴，杀人盈野，万事避让。当人的生命、民族存亡、国家兴衰系于旦夕，甚至人类毁灭在即，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伦理等等人造的一切，还有什么意义？

战争，亡国旺族，绝非一般的“手段”！一旦开打，吞噬一切，万端环绕，自身变为中心；

军队，兴邦灭种，岂可仅视为“工具”？一朝动武，生杀予夺，铁血统治，永远是征服者！

征服，亦即驯化。“文明”的核心是对人的驯化，没开始驯化动植物，就已驯化人，从“娃娃抓起”。人类社会走父系这条路，和打仗有关，与战争有不解之缘，在这点上，什么人种都一样。北京猿人、山顶洞人，也不是和平鸽。

关于战争，似知而又非知的“点”可不少。随意拈来：

杀人，当然不好；可多数人认为杀坏人尚可。

^② 笔者兼任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会长，深感中国兵法对战争理解阐述之精辟深奥，深知中国古今兵学在世界上的影响。

进一步，“杀生”也不能说好，一些人反对得厉害，但谁离得开杀生？包括“打了左脸伸右脸”的大主教、持戒吃斋的大和尚，全得治病吃药，杀菌灭毒打虫子；都需吃穿住行，果蔬蚕裘不算生？不杀生，人活不到现在！

很遗憾，不打仗，就没有人类的今天。

战争，是有组织的大规模谋杀（敌人），是变着法儿的蓄意打（敌人）。不管科技多发达，武器多智能化，战争中敌对的还是人，打杀的还是人。

认为“敌”不是“人”，“杀敌”不算“杀人”，西方人最爱矫情：在阿富汗、伊拉克，自己死几千、不得了，杀掉人家几十万、不算数；朝鲜、越南人死了几百万，老美眼睛都不眨；而千万、上亿的印第安人与黑人，被驱逐屠戮，被贩卖虐杀，“黄尘足今古，白骨乱蓬蒿^③”，谁统计？谁心疼？

据说，富兰克林·罗斯福描述尼加拉瓜独裁者索摩萨时有句名言：“也许他是狗娘养的，但他是咱们的狗娘养的。”知此，就明白什么叫“同态复仇”了：

用我的对称、打你的非对称，用我的全接触、打你的非接触，用我不值钱的命换你值钱的命，以命抵命！不再费劲刺王公，就叫妇幼炸平民！飞机撞大楼、路边人肉弹，同样不拿杀敌当杀人，玩儿的就是这心跳，打得新鬼烦冤旧鬼哭，此恨汹汹无绝期！

不可理喻，千古胜负如赌博；无论善恶，名帅痞子难掂量。见利忘义、避战毁国，图利忘危、求荣得辱；拿破仑也铩羽奔北，本·拉登却得意高歌，谁也别笑话谁。

大家都承认，兵凶战危，侵略如火。

道德极差劲、兵法最厉害：用间、暗杀，兵之正法；劫持、收买，战时常例。

③（唐）王昌龄：《塞下曲》。

目的极高尚、手段最卑劣：核弹、化武、生物战……坑、蒙、拐、骗、谋、诈、抢，军队作战，无所不用其极，是对生命的大摧残，是对文明的大破坏。

兵最老实，不骗自己，才不厌诈，乃以诈立！

很多人或许没注意到，人类文明史，往往由最残酷、最惨烈的战争来划定阶段。

国家是强力机器，正由暴力铸就；历史写满杀戮血祭，新文明、新文化，往往以战争为起始。

寓生于死，生死相依。很难解释，尽人皆知的残暴“手段”、世人都恨的恐怖“继续”，怎么会屡屡荣膺历史、文明、文化中划时代的圣杯^④？

新中国远离战争几十年。坦诚说，即使军人，对战争血泪也几无感悟，对种种荒诞谬论，多听之任之。倒是百姓，更念之忧之。

令我惊异钦佩的是，张木生、李零、王小强、杨松林，或许还有未曾谋面的丁力，都不是军人。但他们却把战争蕴涵的真谛，放在人类发展长河中回述，鸿篇卓著，大义凛然。不苛求句句精当、字字珠玑，端赖于大事无误、大理公正。“文采风流今尚存^⑤”，实乃真军人也！

史上真军人，未必曾是兵！国内外著名的军队统帅、战法兵学大家、军事战略大师，没当过兵、没统过军的，比比皆是，何尝鲜见？最典型的不用追远，建国前后的“五大领袖”，除朱德总司令外，四位都没当过兵！但哪个不是文武双全、统兵百万、叱咤风云的伟大军人？

我们曾迷信一个经典定义：迄今一切人类文明史，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。时下，“阶级斗争”不愿再提了，说历史是人类斗争史，没错！古籍连牍，青史满篇，与天斗，与地斗，与人斗。我琢磨，称之为人类对立统一的历史（或斗争团结史），好像该完整全面些？

对立统一也罢，斗争团结也好，其最高级、最极端的表现形式就是

④ 中国近代史的起端就是由罪恶的鸦片战争划定。

⑤（唐）杜甫：《丹青引赠曹将军霸》。

战争!

战争,“国之大事”,与文明史,与文化历史,密不可分!

兵者,“生死之地,存亡之道”,稍有淡漠恍惚,都意味着巨大代价——百年屈辱,千古遗恨!“不可不察^⑥”!

我们不该认真检讨、仔细审视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吗?

二、史问

我们常满怀深情地说、唱:“祖国啊祖国,亲爱的母亲!”这可能是最常见的赞美词了,但细究追索,字义词源上并非没有毛病:祖国的“祖”,来自男性崇拜,专指男性长辈;祖、先,各指我们的男女来源。严格讲,“祖国啊祖国,我们亲爱的父亲!”才名副其实。

此例,绝不碍我们的文化历史观,却能以小喻大。

中国史观,近几十年最大的问题,或许莫过于按苏联的唯物史观“五种社会形态说”的中间一段:所谓“奴隶社会少奴隶”(奴隶制度占主体证据不足)、“封建社会不封建”(分封建邑制度不为主)……

中国历史的一大特色,是国家“大一统”。

西周封建和秦并天下,是中国最早的两次大一统。

西周是典型的“分封建制”大一统,没有典型的奴隶制,甚至没有类似美国的普遍黑奴制记载^⑦。我们的正统通史却讲,社会形态“跨奴隶社会”^⑧。岂不是“奴隶社会少奴隶”?

西周封建是一次人口大重组、大融合,有天下共主;与欧洲封建的小国寡民无共主不同。中国传统的民族政策是柔远能迩,四海一家,子

⑥ 《孙子·始计第一》。

⑦ 殷墟商王墓大规模人殉、“五奴匹马束丝”的记载,远不足论证奴隶制生产方式占主体。农奴制则更是封建社会的产物。

⑧ 认定中国有奴隶社会的理论,多把封建社会分期划在西周、春秋、秦汉、魏晋。故称(西周的社会形态)“跨奴隶社会”。

夏的“四海之内皆兄弟”，孔子叫“兴灭国，继绝世，举逸民”。蛮夷戎狄，中原和亲，亲戚套亲戚，可以连成一大片。

春秋礼崩乐坏，僭越滥封，乱世割据，始变贵族传统，平民可凭战功取爵。

秦始皇的大一统和西周封建相反，不是靠热乎乎的血缘纽带和亲戚关系，而是靠冷冰冰的法律制度和统一标准。

秦始皇，收周秦千秋之功，罢“封建”，创“一统”：废井田，开阡陌，废诸侯，设郡县，统一文字，统一法律，统一度量衡，统一车轨，用庞大的文官队伍执政，秦驰道是高等级的国家公路，秦直道是战备高速路，如此大功谁也抹不掉，引领世界先进。可叹，秦始皇也有砸锅崂浆的地儿，他搞学术大一统（焚书），想收拾知识分子的人心（坑儒），被骂翻天，很不成功。

汉承秦制，骨子里是秦始皇，但阳儒阴法，拢取涣散的人心。知识分子交孔夫子管，尊儒尊孔是虚拟领导，代替活不长的真实领导，其效甚好；兴立祠畴，老百姓交各种祠堂宗族管，拜祖、愚民，抬死人、压活人，鬼得很。

“大一统”的帝国。“大”是国土大，疆域大。“一统”是制度统一，政令统一，文化统一。这种局面，一直维持了 2200 年，在世界上独一无二。

王小强曾集中概述了中国古代发达的货币、汇兑、纸币、商品交换和资本经济……是回归重要史实的大手笔！他把秦汉以后 2000 多年的经济制度，概括为“小农经济加市场”，认为这绝不同于西方的领主庄园式“自给自足大农经济”，并远先进于欧洲的封建。不论怎么评价，他的理论创新（或可加杨松林的网上激辩），都是对中国的文化历史观的一个重大探索！

无论按欧洲标准还是中国史论，秦汉相当于法国“太阳王”时期的中央集权专制民族国家，该属于前资本主义阶段。基辛格也说：中国的统一领先欧洲 2000 多年。这以后，虽然魏晋南北朝复辟了一段，但中

国社会中的“封建”已趋式微，“大一统”始成定基^⑨。

原本是封建制度的“礼崩乐坏”，然而，按“社会形态说”，秦汉、隋唐、宋元、明清却叫“成熟的封建社会”，岂不成了“封建社会不封建”？

原本是“帝王将相，宁有种乎”的“罢封建”大一统，倒叫成“封建大一统”，岂不荒唐？

大一统，利大于弊，有利必有弊。文明痼疾，腐朽自大，高度的文明带来高度的腐败。“抚我则后，虐我则仇^⑩”，造反有理，以暴易暴！

毛泽东好像说过，中国的改朝换代，要感谢农民起义。而中国的“大一统”，则要感谢东夷、西戎、北狄、南蛮，没有这些邻居的压力，没有应付“五方之民”的能力，就没有中国。

恕我这里又不得不扯上战争和武力，包括应对游牧部落“胡未灭”的挑战，镇压境内“烧不尽”的野火，平息庙堂“吹又生”的廷变，侵略、劫掠、革命、暴乱、反叛、起义，无休无止；蛮族大入侵、农民大起义，没完没了！

统一中国的力量，来自无穷的征战。皆知其所害，不知其为利之大。战争造就“大一统”！

不战，哪来的大一统？不武，怎会有民族大融合、血统大融合、文化大融合、南北大融合？

历史——血流成河、泪流成河，不废江河万古流：中华民族的历史，仍是生于斯、长于斯、葬于斯，各民族共同创造融合而成。

战、武融合，还融出中国的“和文化”：从“慎战”、“不战”、“全胜”，到以战促和、和而不同、知和而和……充分反映出战争与和平的辩证规律，创造出只有中国才特有的战争理论，举世赞赏。

^⑨ 许倬云称为“编户齐民的天下国家”。“经过春秋战国的蜕变，古代的封建社会转变”，“封建制度崩坏后，人民不再属于诸侯领主，而是进入国家组织”。（许倬云：《历史大脉络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9年，第31、32页。）

^⑩ 《尚书·周书·秦誓下》。

对我们今天提倡的“和谐”、“和睦”、“和平”，老外总吵吵不理解、“不透明”。而对任何中国人来说，“以和为贵”，于脑于心、实实在在，早就融于血液和精神，成为中华民族之魂！

当之无愧！战争，荣为历史、文明、文化的里程碑！

中国历史的另一大特色，就是西北对东南、游牧对农耕的攻伐融合。除了商起于东而灭夏、朱元璋北伐撵走蒙元以外，都是西北“狼”东北“虎”冲向东、南，逐鹿中原而得天下。小邦周克大邑商，秦灭六国，是西北征服东南；汉之兴自蜀汉；隋唐聚起关陇；三国两晋、五胡乱华、五代十国，烽火连天下；西夏、辽、金、元、朱棣，甚至李自成都是或北或西，挤压征服东南；满清更是北方夷狄；连毛泽东统天下也是在延安打下根基，刘少奇先期抢占东北后，几乎原样走了大清入关的“龙兴之路”，横扫千军。怎么这么巧？

原来西、北有个以骑马民族为背景的“寒流”、“高压槽”，总是从西北横扫东南。司马迁说：“或曰：‘东方物所始生，西方物之成熟’。夫作事者必于东南，收功实者常于西北。”

中国古代特现代化，独特地理位置产生独特的大国。国家是多民族的统一国家，汉族是多民族的融合产物。夷夏杂处，如大旋涡，内外之辨，不在种族，而在文化，于农于牧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陈寅恪说：“汉人与胡人之分别”，“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”，凡汉化即为汉人，胡化即为胡人，“其血统如何，在所不论^①”。

正可谓，一统之世，民族胡越一家；多元之体，文化水乳交融。这种融合还在进行中。

中国从没有统一的宗教，老百姓只要不造反，各信各的教，各有各的庙。没有宗教战争，对外侵略性肯定比西方小。中国文字一脉单传，没有失落的文明，全世界又是独一无二。

西方的古典对立：西方民主，东方专制，这个说法是偏见。西方历

^① 陈寅恪：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·唐代政治史述论稿》，三联书店 2004 年。

史，古代四分五裂，近代才有统一民族国家。他们聚少散多，我们聚多散少；他们的合是合中有分，联是邦联，我们的分，有“天下共主”，有文化道统“一贯制”；他们的蛮族南下、被蛮化，我们的蛮族南下、被汉化，万里长城永不倒。封建制下，欧洲的领土和人民是领主封君的私产；我们自汉以降两千多年，“国”与“民”、“公器”也，“民贵君轻”被奉为圣训圭臬。中国传统和现代趋势最接近，国家一元化、宗教多元化，比近代美国多民族统一国家还现代化。

全世界的古代社会，民主代表原始，专制反而代表进步，此不可不察也。

西方一向是以他们的“前后”当我们的“前后”，这对解释中国历史一窍不通。

西方一直以“小国之心”度“大国之腹”。列强说了百年：边疆、国界、统一的民族国家都是近代概念，对历史上的大国，只一个法儿，大卸八块。台独、藏独、疆独、七块、八块论，一边一国，一切都待推倒重来。

前台、后台有人家的分工。强盗逻辑，才是不折不扣的硬道理，靠的是帝国主义的硬实力、硬武力！

李零反对用“封建专制”词组。因为在欧洲，“专制”的反面是“封建”，俩词儿不能捏一块儿。我托木生转告，他的道理咱明白，但在中国，词义矛盾不大，这个词组还取消不得。否则，秦始皇、隋炀帝、唐太宗、慈禧……不叫“封建专制”，叫什么？你们得先找出个同义词代替。哥儿俩没回音，估计私下跟我抬杠：两码事，别搁一勺儿烩。

中国的封建社会，所谓封建主义、封建迷信、半封建半殖民地……的“封建”，与西方概念不同，与咱老祖宗的“分封建邑”原意，也早已风马牛不相及。常常，称其名、不逮其意，名不副实；用其词、生发歧异，词不达意。——所以，急需换换。

正如今日之“民主”，早已没有与“君主”对应的那个原词的原味儿了。西方公认：英国、日本和泰国这样的君主国，是“完全民主国

家”；而推翻国王的尼泊尔，却算“非民主专制国家”。更怪诞的：就连视民主为“专利”的美国，对“民主”都没个准确的定义。时髦说，叫“广场三原则^⑫”；咱们说，那叫“为民选主子”！——所以，急需澄清。

“封建”，如此重要的政治、历史概念，竟这般扑朔迷离、无所适从；“民主”，如此常用的历史、政治词汇，都这样离题万里，含混不清！

我们，包括你和我，都“反封建”、“举民主”！总要有个明确一致的坐标、共识吧？

时下，如此这般的虚实之事，多矣！正是，“真源了无取，妄迹世所逐^⑬”。

我们不该返回理论原点、澄清定义，重塑、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吗？

三、路 问

近年，仍常有人从国外搬个什么“主义”新名儿忽悠，甚至连理论内容和实际业绩都懒得介绍，就捧为完美理想的唯一成功范例，并神秘地说：从没经过中国化“变味儿”。

对中国这样人多、地大、古老、事稠的发展中国家，不论是学习超强大国的终极经验，还是套用寡民小国的顶峰实践，不变味儿，肯定行不通！即使是口头推荐，也得先翻成中国话呀？

若是想借全球化的“民主”魔力扇哨儿，恐怕会画虎类犬，弄巧反拙。与其借他山之石以攻玉，我们何不名正言顺、理直气壮地，举起土生土长、百试不爽的，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主导提出、刘少奇主要实践的新民主主义？

人有许多病都治不好，更不要说绝症。病笃乱投医，西医不灵找中医，中医傻眼找巫医，病人总是在三者间转磨。

国家走的路，我们可没少折腾：美国、日本、苏联制度，都是生吞

^⑫ 简言之，在中心广场上选举、游行、言论自由。

^⑬ （唐）柳宗元：《晨诣超师院读禅经》。

活剥、全套照搬；南斯拉夫、新加坡、匈牙利模式，当佛脚灵丹、又抱又啃；休克疗法、颜色革命、解体易帜，炒成乌龟王八大补汤，全推介过。木生比喻：神农尝百草，拿自身试验到上吐下泻的地步！

文化史观上也如此：传统不灵求现代化，资本主义没门儿投社会主义，社会主义撞墙再寻回传统，也是转磨。释、儒、道、法、阴阳术……甚至医学、红学、养生学都来凑热闹，信誓旦旦：不仅救中国，还能救世界！

1840年之后，面对资本主义文明，中国落后了。蛋糕太大要切着吃，西方列强瓜分豆剥，小日本大野心，要一口鲸吞中国，败得最惨。

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，尽管屡战屡败，却屡踏屡起。

改革开放30年，经济改革自然自觉地顺应了新民主主义理论，创造了世界奇迹。但世人都说中国是经济改革的巨人，社会改革的侏儒。

我们与官产学媒、主流非主流的共识是，反对权贵资本主义、解决中国的两极分化和贪污腐败。

分歧是，**客家**想惊险一跃，尽管有苏联东欧解体灾难在前，仍挡不住要全面实验西方的“普世价值观”；**土家**想造反再乱，尽管曾自陷崩溃被否定，还记不住阶级专政“不断革命”是条死路；**我家**认为，社会与政治改革，要用经过实践验证为正确的、我们自己的理论创造——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”来指导。

在突飞猛进而又积累了巨大矛盾的中国，我们必须严防造反余孽与民粹主义“愤青”合流的极左大破坏；又需警惕狭隘自大民族主义加“暴民”造势的极右大爆发！“文革”之鉴，德、日法西斯之鉴，后人必要鉴之。

历史是过去的真实描述，然而绝不可能完全真实。

历史是一面镜子，既照着今天，又照出明天！

在颐和园幽静的后山，木生问：

“从战争年代到建设时期，包括改革开放至今，我们凡是用新民主